

类 号 _____



()

编 印 单 位 _____

材 料 时 间 _____ 年 月 日

军 事 学 院 图 书 资 料 馆

书	20222
号	214

一 九 年 月 日

上杭县白砂区的革命斗争

(1955 . 6 .)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

上杭县白沙区的革命斗争

一、五一暴动

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三、查田、查阶级、肃反运动

四、国民党复辟和农民土地的损失

座談人：黃胜香、黃子成、袁旺兴、胡开荣、刘金輝等。

一、五一暴动

(一)暴动的情况：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第二区芦丰兰鴻翔家中召开秘密會議，参加会议的有黃华鎔（城内人），李立民（又名刘益伍），兰鴻翔（又名李天富，芦丰人）葛化仁（十二区中都人），林可夫（又名林保元，城内人），郭长生（城内人），葛仁茂（城内人），叶进文（城南乡人），黃子成（六区洋乾乡人），陈陶（北郊乡人），兰树仁（芦丰人，木匠），罗寿春（五区大洋坝人），林进（才溪人）等，會議由李立民、兰鴻翔、罗寿春、葛化仁四人主持，會議决定：(1)每人負責发展十个党员，(2)发动群众参加互济会，(3)自制武器，並动员坚决分子混进民团，准备紅軍来时暴动。

十一月十五日又在兰鴻翔家中开会，罗明同志传达了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具体分工。：

白沙——黃华鎔、陈陶、林可夫負責。

洋境——兰树荣負責。

北四区（現蛟洋）——罗寿春負責。

茶地——李立民負責

城內——葛化仁、郭长生負責

城郊——叶进文負責。

卢丰——兰鴻翔負責。

才溪——林进負責。

（在第一次會議后兰鴻翔曾到武平象洞練宝楨家联系，第二次會議时練宝楨亦参加了）

在这次會議上，溪南北洋同志还向大家說：金沙暴动后立即烧字紙（田契、收据等），~~而~~而傅柏翠暴动没有烧字紙，殺杀劣紳，这算什么共产党，並在会上提出要开除傅柏翠的党籍，征求大家的意見，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

會議共开了三天，会后布置大家回去立即分头准备武器（鳥枪、茅子等），並交代如自己没有鳥枪等可向同村其他人事先借好或約定借用，同时大家分工監視劣紳。會議结束后各乡的負責人立即到各乡检查工作，組織秘密农会、互济会，反对苛捐杂稅。此后不久，卢美周等混进洋境民团，共繳获了枪支十七支。

2.一九二八年十月間，官洋乡人温春山、温林源、温招登等到古田巫坑做紙，古田暴动后就与傅柏翠接头。一九二九年一、二月間温春山等回乡並到嫩洋、洋乾等地活动。

同时有七区官上人邱庭生到~~村~~乡胡开荣家拜年並与胡开荣說：朱毛紅軍到福建，要打土豪分田地，以前借的債不要还，並說共产党是救穷人的，当时叫胡开荣去邀集了本村貧僱农胡蔭寿、胡蔭堂胡蔭光、

胡开春、胡荣和等座談，並約定 紅軍来了要起来响应，大家答应后立即就回去了，农历三月紅軍在长江打敗郭凤鳴后邱又回来並交代下一百二十元光洋，每人負責二十元买米，並說：紅軍不久就要从白沙經过去打上杭。

四月，原在七区下道湖做杉的刘福荣回岭背来和刘金輝說：
“对門的那个东西（指刘佑安大地主）是有貨的，他有多少谷子放賬？”金輝答以：“有一百、八七石”，福荣又說：“今年可向他多借点来”，金輝說：“借来要还”，福荣說：“借来吃了在打算，还是多借点较合算”，后又說：“汀州有共产党来了”，金輝問：“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福荣說：“共产党来了有田分，借的債不要还”，最后福荣交代金輝：“我是听来的，不要对別人講，你可多邀一些人去借谷子，談过后开由福荣去邀集了刘明增、刘育美、刘紹增、刘高仁、刘周仁、刘汝宝、刘維藩、刘金輝等組織秘密农会，四月下半月发展至五六十人，后为地主劣紳刘敏欽、刘雨怀（現仍在潮州），刘联兴、刘进修等发觉，企图杀害刘金輝等，以后大家隨身帶刀，經常防备，晚上不敢在家住宿。”

（二）五一暴动

1. 一九二九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晚泮境、定达、鎮龙、嫩洋、大乾、將軍、角公塘（后划为紅桥区）等地同时暴动，五月初一早各乡暴动部队共一千余人，手持烏枪、茅子（其中有快枪三十一支，土砲四十多門）等武器，在泮集集中，成立临时指揮部，由兰树仁負責指揮，沿途共杀去土劣十三人。

2.五月初一正是白沙群众迎‘定光古佛’的日子，那天天一亮紅軍就分由蛇身山、岭背峽、貫竹岭三路进入白沙經一小時左右的战斗就消灭了鍾幹軒匪股一團兵力，繳获了很多武器，中午毛主席在罗家岭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要組織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当日並补获了劣紳袁义先（富农，劣紳，管公堂，中洋人），袁子安（第三党）（城），袁鴻仁（伪法官，劣紳，梧田人，袁譜護（土劣，中洋人）等五人，初三日成立农民协会，譚震林同志到白沙負責工作。

二、土地革命，建立苏維埃政权。

1.实行‘耕者有其田’，——五一暴动后立即燒燬田契字紙，实行‘耕者有其田’（誰种誰收）地主及神尝、会季、公堂所有的稻谷全部沒收供給赤卫队和分給貧苦的群众，借債一律不还，並即成立赤卫队，同时組織赤卫軍、少先队巡邏放哨。

2.建立苏維埃政权和分田，首先成立农民协会，調查登記人口、土地，接着成立苏維埃政府，內分赤卫、土地、粮食、組織、財政等科，秋收后，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整个工作由乡苏土地科負責掌握，下設分田委员会，有委員三至五人，村則通过农会小組进行工作，政策規定：(1)紅軍家屬分好田，(2)分田給农民若农民所耕土地超过其应分土地，則由其自己拿出超过部分配，由乡再分配給別人。土豪劣紳分坏田。在工作的步驟上是：(1)調查登記人口、土地（当时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沒收分配土地財產。自一九三〇年开始实行‘抽死补生’，每年抽补土地一次，同时沒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将好田換給新参加紅軍的农民。

三、查田、查階級、肅反運動——查田查階級——一九三〇年冬開始查田、查階級、一九三一年正月成立僱農工會、貧農團，二月基委委員黃華鎔到洋乾檢查工作，並在鄉召開黨支部會，動員大家要認清階級、要‘隨鄉比大戶，隨田比大坵’的來進行查田查階級。

當時的政策是：(1)在分配土地時，首先照顧紅軍家屬，其次照顧貧僱農，(2)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抽死補生，(3)山林則打亂平分，(4)地主、劣紳不分田，反革命分子本身不分田，(5)富農分壞田。

查階級的標準是：

僱農——無食無穿，無田無地者。

貧農——稍有一點生產資料，但弄不到來吃的。

中農——勞動好，不進不，不剝削別人，自己過得日子。

富農——谷食有餘，經常有錢放賬的。

地主——田地多，靠雇工、收租、放債剝削生活。

查田查階級時鄉成立沒收分配委員會，在辦法上是：對地主富農首先由黨支部研究決定後，召開鄉蘇代表會、黨團員通過後立即將地富全家扣押，並即沒收其財產、土地，對抗的地主則立即槍斃，其餘則在土地、財產沒收後釋放。

通過查田查階級進一步計清了階級界線使群眾都清楚了敵我，但由於當時地主、劣紳沒分田，富農分給壞田，地主只得去開荒有的到農民家裏去做工或做小販以維持生活，官洋鄉富農溫五滿子原分壞田，經一年耕作後，禾苗長得很好，群众反映：‘這樣好的田分給他’，因而又將其撤回，因

此役地主富农紛紛外逃，岭背乡的地主、富农、劣紳除部分在暴动前后外逃了外，在查田查阶级后尚有土劣五戶共十八人逃到白区去，計：

刘佑安——地主、劣紳，全家八口，除暴动时被枪毙二人，打上杭时枪毙一人外，余五人全部于查田后逃到上杭城。

刘怀源——地主、劣紳，全家三口，于查田后逃到蛟洋，其本人在傅怡翠处充伪中队长，反攻复辟后回乡充为伪乡长。

刘雨怀——富农兼劣紳，其本人在暴动时逃亡，其子被杀死，其妻子二人于查田后逃至上杭城。

刘敏欽——土劣，全家五人逃亡，反攻复辟后回乡积极設法，企图夺回土地。

刘联兴——劣紳，其本人于暴动时逃亡，其妻、子、媳三人于查田后逃至上杭城。

由于地主、劣紳逃亡的数量逐日增加，群众思想产生顾虑，因而反映：这是逼虎伤人，怕将来会出祸。一九三二年六月形势又很紧张，敌人不断的进攻，所以后来又将尚未逃走的地、富、劣紳及其家属大部分押至长汀南阳、四都一带去强迫劳动。

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进攻，经常要巡邏放哨和打击敌人的进攻，影响生产，且因当时实行‘抽死补生’，每年要调整土地，群众怕家中死人要抽口，因而有的抱同养媳，有的让较边远的田地荒无，群众反映：‘田是黄泥峽，年年做新客’，燕去不少土地。

再方面由于敌人的封锁,当地土特产无法出口,外資很难进口,特别是食盐、布价格高涨,群众生活困难,有些群众对革命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甚至有些紅軍战士动摇,开小差回家,不愿归队,有的甚至逃到山中去做紙或远走他方。

2. 肃反运动

在一九三〇年冬与查田查阶级的同时进行了肃反,当时一方面因为形势的紧张,敌人不断地向我苏区进攻、封锁,另方面由于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公开展展党团员,因而使部分反革命分子乘机混进了革命的队伍中,经常利用机会从事破坏活动,危害革命同志,如岭背乡原三民主义同志会负责人刘春山于一九二九年四月間混进我秘密农会后,一方面假积极,一方面則于四月十四日(白沙暴动前)写信通知大恶霸胡姚欽說:共产党要来,快暴动了,你快走,(胡姚欽是他的中学教师),而后来他充任了我赤卫队的中队长武又如岭背乡刘春永其兄是土豪,本人一向横暴,暴动后担任赤卫队班长职,在一九二九年五月間将毒药放在猪肉中,企图毒杀我革命同志刘金輝、刘金秋、刘林宝、刘汝宝刘凤梧、刘珍琪等,后被发觉,抓去枪毙,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计划的在革命队伍中进行肃反工作是必要的。

一九三一年正月間由虎崗(閩西政府所在地)通知並派警备連来白沙,首先将刘春山等抓起来,与刘同时受捕的有:

傅偉軒——鵬城人,富农成分,本人学生出身(崇实中学学生)
暴动后任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后任区苏秘书。

袁幹豪——中洋人，貧农成分，暴动前为匪首，曾充反动民团伪队长，暴动后充赤卫队支队长，赤卫队改編后逃跑回家。

袁清賢——中洋人，貧农成分，本人靠儒僇供給讀書（崇实中学）暴动后曾任区互济会主席及夜校教員。

袁仰堂——中洋人，讀書出身，其宗叔德清是大恶霸，曾参加共青团、教夜校。

袁清芬——中洋人，中农成分，本人学生出身，其父是屠夫，靠卖布匹並接賦庄，夜校教員，首批捕后释放，最后又被捕。

刘德人——岭背人，地富成分，讀書出身，暴动后任区赤卫科长，后任政治委員。

刘振明——岭背人，暴动前是自治会負責人，暴动后曾任乡特派員。

刘而光——岭背人，讀書出身，賭徒，暴动后任乡特派員。

刘振德——岭背人，流氓出身，暴动后任乡特派員。

温春山——官洋人，本人原在古田做紙，賭徒，流氓，土匪出身，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与古田巫坑傅柏翠接头后，于一九二九年回乡活动，暴动后在区委工作（当时未捕，在二月間才捕）。

刘子和——岭背人，讀書出身，其父是武秀才，是刘敏欽（大恶霸）的同宗，暴动后任大乾乡党支部书记。

傅仰坤——鵬城人，讀書出身，很俏皮，暴动后任共青团区委书记。

李紹文——角公坑人，其父是文秀才，暴动后任乡党支部組織。

邱獻輝——大乾人，父文秀才，曾充反动民团秘书，后参加暴动。

郑锦挑——暴动前是流氓，曾充土匪，暴动后混入党内。

第一批捕后立即送至虎崗，于一九三一年正月十五日在虎崗召开公审大会，各乡均派有代表前往参加，会后枪毙了一批，当时群众反映：今天我們这样好的日子，这些家伙还要反动，不杀他們将来他們一定会来害我們。

三四月間，成立肃反委员会，当时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兰維龙，区肃反委员会主席戴荣兴（永定人）秘书廖小初，从此便开始大批捕人，並將所捕的人严刑拷打，后来則有时随抓随杀，有的乡从乡苏主席到一般幹部全数被捕，五月間开会紀念向中发同志时一次就枪毙了五十多人，中洋乡先后共被捕一百三十余人，因而造成人心惶惶，群众每天在黄昏时就把大門关上，路上相碰熟人互不敢講話，党团支部也不敢开会，群众說：‘上級怎么搞的，把好人都杀光了。’六月間中央派人，有人說是張主席，有的說是方方同志来檢查肃反工作，並在白沙将林一株、兰維龙、戴荣兴、廖小初、黃树怀等捕起，于六月末将兰維龙等用刺刀刺死，接着将以前捕起来的人釋放，立即停止了肃反。

四、国民党复辟和农民土地的損失

白沙在五一暴动划为白砂、紅桥二个区，轄有現在的岭背、樟黃、田源、鵬城、中洋、梧田、塘丰、大田、大金和官洋乡的丁坑村，二区彩雲村，共有九个乡二个村，紅桥区轄有現在的官洋、乾、嫩洋、官将四个乡和現在二区的泮境、定达、鎮龙及一区的北郊乡等共八个乡，一九三三年三

月国民党首先在白砂复辟，十月我紅軍独八团配合各区游击队又重新佔領了白砂，恢复了苏維埃政权，一九三四年三月国民党軍第八十三师、第三师向白砂进攻，紅軍撤离白砂，此后，白砂全部地区（包括紅桥区）均为国民党复辟，並即建立了反动政权，向群众敲榨勒索，夺回土地，一直到解放。

1. 反革命第一次复辟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間，以軍閥陈济棠部为首进佔白砂並立即成立伪区乡事务委员会，以袁雨田为区事务委员会主席，張国基（七区中村人）任指导員，經一个多月后，将区事务委员会改为善后委员会，由地主、劣紳、叛徒等組成，袁祖蔭为委员长，並首先在乡村中间邻制，採取五家联保（一人犯罪五人連座），每五戶人中由其指定一名当間邻长他們一方面以自首的，办法瓦解我們，另一方面則採用了种种殘酷的手段来屠杀我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仅岭背乡就有刘凤吳、刘建楊、刘周榮、刘义宝、刘紹增、刘善章、刘天楊、刘毓美、刘森昌等被其杀害，梧田乡妇女傅翠玉（共青团員宣傳員）經常向群众宣傳要坚持斗争，也被匪軍捕去枪杀，还用木棍插入其生殖器中，虽然敌人用尽了各种殘酷的手段来杀害我革命同志和群众，但大家还是坚持着与敌人进行了斗争，如岭背乡刘維藩被伪乡事务会抓去枪毙时仍高呼共产党万岁，並要求同志們为他报仇，黃子晨等还設法去割断敌人的电綫，与山中游击队保持联系，經常为游击队报消息，买东西，送信送粮。

其次，豪紳地主乘机向农民夺回土地，五、六月間他們在原白砂

区通过所謂‘按口授田’的办法向分得土地的貧雇民夺回土地，当时他們的手段是：豪紳、地主一人回来則全家都要分田，而参加紅軍外出的或走到外区去的革命群众都不分田，並且在紅軍家屬和貧雇农，在暴动后被沒收而分配給貧苦农仍财产拆被夺回，秋收时豪紳地主就按其分到的田向农民收租，这一年的秋收就給地主收去了。

十月紅軍独八团配合各区游击队又打回了白砂在寨子呈消灭了匪第六連，重新建立了苏維埃政权，袁凤文区苏主席，又坚持了五个月。

2.反革命第二次复辟——一九三四年三月初紅軍福建軍区部队在白砂墟消灭了刘子球匪一营，击毙敌人一百余人，活捉伪营长刘子球，接着国民党第八十三师、第三师等向我白砂苏区进攻，紅軍退出白砂，四月白砂（包括紅桥区）成立伪第一区公所，袁貴州任伪区长，后又与古蛟合併改称为伪第四公所，白砂設分办事处，伪区长仍为袁貴州，白砂被划为敦仁、尚智、集体、信义等乡，並建立联保办公处，下設保、甲，他們一方面建立反动政权另一方面則立即扩大反动武装組織，强迫青壯年农民参加所謂‘剿共队’，把坚决反革命分子編为特务班，同时向紅軍家屬和革命群众强派搶款进行勒索，提倡所謂‘回婚’，在敌人残酷的統治下，群众特别是紅軍家屬受尽了他們的摧殘，如官地村共有九十四戶人，一次就被抓去十四个群众，被抓去挑兵担的十三人原有耕牛五十六头，共被搶去五十四头，洋乾乡大乾村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也被五六个匪軍抓去强姦在岩下山一带有三十多戶人被

燒燬了房屋，二十多間紙廠也全部燒燬。

一九三五年正月，豪紳地主則以劉敏欽、劉篤生等為首組織興復委員會，積極策劃奪回土地，首先強迫群眾在田中插標（標上要寫明原業主姓名及耕者姓名）而他們就按標進行登記，而群眾方面也想盡了各種辦法與豪紳地主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當劉篤生首先開始在大田進行土地登記時，群眾一方面推說田是打亂平分的，業權弄不清楚，以拖延登記時間，另一方面則通過接頭戶將情況報告駐在岩下山，及雙磬山一帶的游擊隊，在閩西南軍政委員會譚震林、蘭榮玉等同志領導下的游擊隊圍攻偽大田鄉公所，當場擊斃劉篤生，並繳獲步槍二、三支，俘獲偽鄉公所人員三名（其一男女二），此後有豪紳地主逃之，土地登記也就暫時停了，之後劉敏欽、傅漢卿又以辦契為名強迫群眾要按暴動前的土地業權登記辦契，他們一方面要群眾登記辦契一方面他們又按照一九三三年所分的土地向群眾收取百分之五十、六十至七十的高額租谷，而當時群眾則一方面公開的製造社會輿論，說要收回土地者殺以威嚇反动派，另一方面，一九三五年七月劉敏欽于偽區署開會回家在石坡水口被人殺死，在此前後我游擊隊一百余人由岩下山下化裝偽兵團和兵工廠，圍攻偽敦仁鄉公所，當場擊斃偽鄉公所人員二名，繳獲步槍二支，電話機一架，之後，地少人多的地區的豪紳地富又提出全區土地要打亂平分，以便進一步收回好田，製造田多與田少鄉村群眾的糾紛，使鄉與鄉間群眾互相爭吵，後由劉省政府在白砂成立偽土地管理委員會，以全區為單位，按人口打亂平分，每人平均分給土地一百三分，而豪紳又借抽“標準耕

地，为名抽走了許多好田。根据中洋乡的了解，暴动时每人分到五石谷的田，查田查阶级时分到六石谷田，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复辟时足分到四石左右谷田，此时只有三担半谷田了。

在紅桥区方面則在一九三四年复辟后也同样採取了殘酷的手段以摧殘革命的群众，而当时他們所採取的步驟是：(1)封鎖岩下山，不准群众入山砍竹藤做紙，以断絕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当时地方上的反动民团是以邱蔭庭、邱培元、黃海山、罗鏡軒、邱念松、邱碧山、溫榮秋、袁添泉及为首組織的，其后盾是团匪鍾少奎（軍閥陈济棠）。(2)向紅軍家属及革命群众派款勒索，(3)向群众夺回被沒收的財物，(4)收租起耕，夺回土地，(5)抓丁勒索。

当时豪紳地主夺回土地的办法是先由少而多的向农民收租，然后籍卖田来起耕，紅桥区在一九三八年豪紳地主开始向分得土地的农民收租，最初每担田（三担均折合一亩）收租一斗，一九三九年每担收二斗，一九四〇年每担收四斗並籍口要卖田向农民撤回土地，在国民党反动派殘酷的統治和豪紳地主阴谋詭計，紅桥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分得的土地終为豪紳地主們所夺回。